

一個秋夜

魯迅譯



沈
腰

一個秋夜

譯者 魯迅

1932 出版

1933 再版

定價 八角

目 錄

狂風暴雨中.....	猶太.....	賓斯基
空戀.....	蘇聯.....	普理希文
父與子.....	法蘭西.....	蒲爾什
被棄者.....	猶太.....	亞修
兄弟.....	法蘭西.....	巴比塞
一個人的誕生.....	蘇聯.....	高爾基
一個秋夜.....	蘇聯.....	高爾基
感謝讚美.....	猶太.....	萊辛
鄰舍.....	南斯拉夫.....	麥士斯
孩子們與老人.....	南斯拉夫.....	伊凡·開卜
維埃之魂.....	比利士.....	拉蒙尼
島上.....	捷克.....	凱沛克兄弟
吸血魂.....	捷克斯拉夫.....	奈魯達
井邊.....	南斯拉夫.....	拉柴力維基
有生命的火焰.....	捷克斯拉夫.....	凱沛克兄弟
奇劍.....	匈牙利.....	摩爾那

狂風暴雨中

一個虔誠的婦人把它當作給犯人，給青年，給現代人的勸告告訴我。

朵朵烏雲開始染上晴空。密重重的雨雲，起首在遠方，在森林之外，但很快就黑了村上的全個天空。一陣狂風鞭撻着驅逐雲兒。它們在它的鞭撻之下飛行，憤怒，陰沈而且威嚇。風——小颶風——在盡量地猖獗，舉起塵柱到被逐的雲兒一般高，刮去屋頂，拔了樹根。

恐怖降到村上，白晝忽而變為黑夜，這樣適宜

於懺悔日，在贖罪日之前的安息日……如一個虔誠的猶太人的心一般的可怕的黑暗和難受的沈重。

一般人都鎖上他們的門，窗，躲在屋內，懺悔的猶太人的真摯的面孔更變為真摯的了。懺悔日的沈悶的心情更變為沈悶的了。上帝在責罵。唱讚美詩的人的淒慘的聲音更變為沈重更變為嗚咽的了。

黑暗愈聚愈濃。於是老倩由歌聲中舉起她的眼，由她的眼鏡望到街上，以顫抖的心發出一聲「噢！」復嘆了一口氣。

有一忽兒她坐下注視外面。她搖搖頭。她整個的靈魂充滿了上帝的力量。

天還是拒絕明亮。雲兒不絕地掠過，風兒咆哮，旋轉厚重的飛沙在它的道上。

她不能再唱讚美詩了。她拿掉她的眼鏡放在她厚厚的婦人用的禱告書中，由座中站起來到她女兒的房中去。

「你說什麼對……」

她沒有說完她的問句。她的女兒不在那裏。

老婦視察一下房中，又看看廚房，於是又回到房中。她女兒的披肩不在它所在的地方了。顫抖抖地她打開壁廚。短衫也不見了！

她已跑走了！她曾警告過她的女兒，至少今天——懺悔日——莫出去，她當留在家裏不跑到[背教者]，從前的學生，那地方去。

她衰老的面容如外面天空一般的黑。而她的心如狂風暴雨一般的憤怒。她注視房中似在想發洩她的暴怒——打人，敲東西。

『啊，願她從此不是我的女兒了！』由她盛怒的胸懷中暴發出來，她向天舉起雙手。

她不受她的嘴裏所發出的詛咒所驚嚇。在這個唯一的安息日在這一忽兒她能詛咒而且尖聲吐出最刻毒的語句。她會將女兒的頭髮捉住，殘酷地打她的巴掌。

突然她披上披肩在她的頭上，急速地出了門。

她要尋覓他們兩人又要加以一個不好的結局於他們兩人。

一閃電光衝破雲兒，隨即是很響的雷鳴。於是一閃一閃的電光，轟隆轟隆的雷聲。一次比一次使人眩目，一次比一次響亮震耳。

人們的恐怖也增加了，在懺悔日鳴雷，又是如此狂暴的模樣！個個心都感動了，個個人都出去祈禱了。但是，老情絕不注意這個。

風帶着塵沙瞎了她的眼，掠去她的披肩，吹運她的裙裾。扭轉她頭上的假髮。

她疾行，忘却一切。

她聽不見，看不見面前的一些東西。在她內身雷鳴，憤怒，狂暴有東西驅策她前進。在她面前都是黑暗的，因為她的眼給血沖傷了。

她小小的軀殼更為渺小了，她大步特步地行走，氣喘喘地。她看去比風還走得快。風落在她後面。它一追及她，那只是刺戟她前進。她加快她的脚步走。

她不四顧，不注意在後面她所跑過的那關着的窗裏窺視的探索一般的眼睛。她也不看見一些什麼，也不聽見一些什麼。她完完全全消沒在自然底憤怒

了。她的思想是詛咒，是可怕的詛咒，是深恨的詛咒。不是在言語中，而是在她的整個靈魂中。在她內身呼喊，雷鳴——發出漆黑的，憤怒的雲兒的雷聲。

她闖入[背教者]的家中。砰的一聲她打開門兒，更響的一聲關上它。在房中的一般人，對這突然的闖入吃了驚，兩腳跳了起來。她狠狠地向他們丟了一眼竄過房中，從第一間到第二間，再到第三間。她拉開門隨手猛力地關上，跟着是雷鳴，好像在賭賽誰能使玻璃窗更響得猛烈一些。一個小孩驚嚇而哭泣了。她從這間跑到那間。但他不在那里，她的女兒也不在。

於是她折回。但在門限上，她站了一忽兒。她流轉她的眼向天，對上帝舉起雙手。

『願火燒了這房子！』粗聲地由她口中發出。

於是她離開了，猛烈地拉開面街的門兒讓它開着走了。屋主張目呆望，好似狂風暴雨打進屋內。完全失了知覺，他們忘記合攏他們的嘴巴。

雲間傾出如注的雨點雜以冰雹。風暴如鍋子的沸騰。

但這個沸騰的風暴在倩的胸懷中發怒，有些東西在她內身兇猛地襲擊。她不再感覺她腳下的土地。大水浸透了她，但這個不能遏制她。這祇增加她兇暴的心氣。

她從這間屋跑到那間屋，無論何處她希望遇見她的女兒和[背教者]。她隨便那里不停，永不發一句話，只因像閃閃電光忽進忽出，任人們驚呆地張着口她要尋到他們！縱使在地下。她也不停止她的詛咒。

當她由最後一間屋跑出來時她停止了一忽兒，現在到那裏去呢？

她轉向家中。她的心告訴她她的女兒已在家中。她的嘴唇發出可怕的詛咒，內在的憤怒達到頂點；這空中，由她看來，是裝滿了她的呼喊，她的詛咒和誓言一陣狂風，一道電光和一聲雷鳴，她衝進屋內。她的女兒不在那里。

她倒在椅上嗚咽不成聲。

又是一聲可怕的霹靂。這些霹靂聲中的一個起

了大破壞。自然似乎震蕩去在炎夏所留給她的所應有的能力。

村上的居民個個都嚇死了。他們看來看去，又膽怯地向外面一瞧。不是有些災禍降下了麼？懺悔者比從前更深深地躲藏他們的頭在他們的祈禱書中，他們的聲音也比從來顫震了。

但是，倩顯然未聽見雷聲。她繼續哭泣，哀哀地哭泣。於是一聲狂喊由她的喉間發出，好似雷鳴一般：

『願她不活着來到家裏！願人們將死的帶她來；啊，上帝呵！』

雲兒回報一聲霹靂，而風急速地走了，哀號地。

突然她站起來衝出去如先前一樣。風跟着她。現在風在後面力推，現在它在前面好像一隻忠實的狗，擊着路上的一切。捲起路上的灰塵和由雲間落下來的雨點相混。雲依舊是黑漆漆的，與由她焚燒的眼中所湧出來的熱淚相和。

她正在向着村外的路上跑。

他們一定在路上散步。那裏他們好幾次被人看

見過的，她將在途上碰着他們，或在大森林附近的約納旅館。

在異教徒巷，村上最末尾的一巷，場上的狗兒聽到她在溼透的地上底急步聲。牠們中有幾度在門後叫起來，不以在雨中冒險出來爲意；別的也不懶惰，在門下爬出來狂吠。但她未看見也未聽到牠們。她祇注視路之遠方，從巷口起頭的，而跑上去。

一隻狗抓住她的衣裙。這被水浸得很重的了。她不注意這個，拖了這畜生一段路，直至牠在滂沱大雨中跟着她厭倦了時。所以牠放了牠的衣裙。一忽兒牠想在別地方抓住她，但立刻，一聲咆哮，牠跑回場上去了。

路上風還是加猛，而千響萬響的雷鳴來自附近的林中，倩只是由緊密的，充滿水量的大氣中向前望至遠方。

路上散滿被電所擊斷的樹枝堆，甚至於在她面前有幾株樹橫着，也連根拔起而燒焦了。

『上帝怕會叫雷也打得「他們」如此吧！』她竊竊

自語。

她是被一種內在的呼喊所焚燒了。現上她已經找到一個她所詛咒的確實的形體。那邊的雷從她地方奪了它去了。

而她只是跑，跑，跑……

但在這裏的是什麼呢？

在她前面幾步路橫着兩個人。一男一女。歪着臉。扭曲的姿勢。面如土色，眼睛眨上。兩個屍體，被電所擊斃的。

亮晃晃的一閃，隨着是震耳的一聲霹靂。

她認出她的女兒。由她的衣服多於由她的燒焦的面容；由她的全身多於由她的眼睛底非常可怕的白色。

女子的雙臂放在男子的下面。在青年手中張着的雨傘頂是燒掉了。

老婦是在尖聲詛咒，助風暴的雷鳴之憤怒以她的雷鳴；她的眼光和電光一同閃耀；在她的心中起了一個蹂躪的風暴。

她想喊出最惡毒的語句——已死的少女所應受的結局。她想給她最壞的和最不名譽的名字。

但是，忽然在她面前一切變黑暗了。好像熔了的鉛傾注到她的頭裏。困憊和顫慄襲擊她。她的衣服，被雨溼透了，好像拉她到地上，她的雙眼昏暗了。

雷，電和風之怒號又重新起來了。

但在老婦的裏面一切都是靜的，黑的，死的。她跪下雙膝在她女兒的屍身之前，她的顫慄的雙手伸在屍身上，而在她的眼中升起一抹暗淡的火焰。

她的全身顫抖。她的牙齒交戰。以一種囁聲的，不成調的聲音她氣喘喘地說：

『我親愛的女兒呀！我親愛的海尼呀！』

空戀

我的朋友，在你愛上一個女人時，祈禱是無效的——你不能早晨，日中，晚上低聲自語而慢慢地得償你的宿願；努力，才能不能給你所愛的，假若自然——離我們而獨立者——決意不如是的話。戀愛上一切的祈禱是不中用的，雖熱烈得使血珠在額上顯露或如開掘藏在巖山裡的珍寶一般的熱烈。那些祈禱也不能使你心上人的一絲頭髮抖動一下，就是在她的睡夢中也不曾達到她的地方的；戀愛事件上無所謂熱烈祈禱的；一切都是徒然——假若，如人們所說

，運命反對你。

我記得格力修，在他來到我們的洋台吹蘆笛同角的時候。

那時我這樣幼小，不但我不知道關於戀愛的事件，就是時針的移動我也覺得神秘的。我不敢確說我是兩歲，自然不出三歲，我們住在一座有鐵欄杆洋台的磚屋裏。在那條幽僻的街上，家家戶戶有做飾帶的女人在工作，從開着的窗口槓樹捲絲軸的特別和諧的聲音時時飄蕩進來。祇在今日，許多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們街上這些聲音的意義。恰如聽到一隻不知疲倦的蟋蟀真的寂靜常更變為寂靜，就是這樣一個未注意的人，充滿了戰慄的力量呈現在我的眼前，當我重新記起女郎的手指撥動之下的捲絲軸的聲音，我對我自己說：男子終究是男子，不論在何處。

每天早晨格力修來到我們的洋台吹他的蘆笛。聽他是件樂事，但當時我一點不知道他的音樂的意義。我們把得來的銅子從洋台上投到他帽子裏。他鞠躬轉向角隅愈走愈遠了，而還是在吹，我們儘管聽着

，聽着，直至街上除了淒涼的捲絲軸的聲音之外再沒有別的聲音的時候。

我不知道——也許我永不會了解那些聲音中的愛的新禮，若這音調有一次不被暴力打斷：一天，格力修正在吹着時，一個警察走近他，捉住他的項背，「永遠」帶了他走了。我很記得這格力修被「永遠」驅逐的預感。好幾天我們依舊到洋台上，依舊等着，但這結局的預感不會蒙騙我們：音樂永遠不見了，而且真奇怪；我——到處流浪——從此不再聽到蘆笛的音調了。

在格力修永遠被帶走之後，他的音樂中止了，我才懂得這個。但年長者沒一人曾經猜中我為什麼每夜不能入睡而嗟嘆；我爲格力修悲哀，我爲他在暗地裏偷偷流淚。

後來，當我開始知道一切時，許多次格力修的戀愛故事對我重複過；好幾年那個短小的故事於我時而是它可悲的一面，時而是它可笑的一面。但沒有一人具有同感——我嚴謹地隱藏這種感情；個個人大

笑——沒一個人和我同感甚至我的兄弟，他和我聽過這音樂，又和我大家爲它而悲哀的人，也都把它忘了。老保姆，她時常同我們來到洋台上，聽格力修的歌曲的，也記不起警察怎樣在她的眼見之下，帶走格力修而對我的發問，『爲什麼警察把格力修帶走的呢？』——冷淡地答道：『怕爲了一些事情罷。』

祇有我個人終身記得這件事，於大眾如此不重要，却這樣深深地打動我三歲的心，我似乎能夠改造一個奇怪的滑稽的戀愛故事，好像我是個目擊者，幾乎是個參與的人，在這個於大眾這樣可笑的「空中」浪漫史裏。

在大禮拜堂的右席裏，他唱男高音。左席是孤兒院的姑娘們和禮拜堂主教、坡太米·馬珂夫神父，的成年的女兒一起唱。這是鎮上不變的、不變的理由，一種地方上的趣聞，禮拜堂主教、呼普，坡太米神父，把他的女兒取名「瀾瀾」。格力修，一個街市的音樂家，鍾情於這個十分難以接近的主教的女兒，他認她爲他的詩歌女神。他頭腦這樣簡單，他對別人講他的戀